



西游记



# 西遊記

張光宇作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3年·北京

---

## 西 游 漫 记

原著者：张 光 宇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徐 淦、曹作锐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设计：费声福、焦长春 印刷者：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

198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

开本：787×1092毫米1/24 印张：5 1/2

统一书号：8027·1251 定价：2.95元

---

# 张光宇和他的《西游漫记》

丁聪

粉碎“四人帮”后，影剧院里重映了动画片《大闹天宫》，我在电车里听到两个青年的谈话：

“《大闹天宫》的人物设计真叫‘棒’，你看过没有？”

“我看过了，真美！这种漫画式的夸张造型，才叫艺术呢！片头上写的设计人的名字叫张光宇，没听说过，大概是个新人？”

当时我的感受，真是又气又喜。气的是：张光宇这位当代极有影响的老漫画家和装饰画家，竟不为今天爱好艺术的青年人所知。这是前个时期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喜的是：张光宇的艺术成就，终于能重见天日，而且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大闹天宫》动画片在国外极受欢迎）。

1945年，张光宇在重庆画了一套（六十幅）彩色连环讽刺漫画《西游漫记》。当时由于没有制版、印刷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出版物的注意和审查，所以采取了展览的方式，把画稿直接与观众见面。解放后，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58年，曾精印成一本彩色大画册。可惜印数太少，售价也太贵，大多数人看不见也买不起。今天，这本画册要重印了。为了普及的缘故，把版本缩小，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张光宇创作这套连环漫画，是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后。作者一家六口，刚从战乱的湘桂地区，历尽艰辛，撤退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陪都”重庆。当时的情况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股乌烟瘴气。强烈的对比，激起作者的不平心情。经过短期的思索考虑，就在用铺盖和衣箱架起的“画桌”上，用彩笔来控诉这罪恶的现实。

《西游记》这部名著，原是借荒唐的神话来说正经话的。作者借用了群众熟悉的《西游记》的章回体裁、故事结构和书里的主要人物，来个“故事新编”，以古讽今。据作者自己说，在创作过程中，“一点也感觉不到有所困难，反而觉得很自然”。因为当时的现实生活，比原来的神话故事更为荒唐，他用群众最热爱的主角孙悟空，来反对“天宫”里“充满了的贿赂贪污等恶劣政风”，“唐三藏遇到的妖魔鬼怪，没有一个不是玉皇大帝的皇亲国戚”；“等到孙行者用尽心力降伏了妖怪，却终有天上的神仙出来说情帮忙”。作者用“纸币国”滥发钞票来说明经济崩溃；用“埃秦国”来说明特务横行；用“梦得快乐市”来说明抗战大后方醉生梦死的腐朽糜烂生活。唐三藏等追求“民主”真经，所遭遇的却是“法西斯”。结局的画面，影射德、意、日的三头孽龙虽被打死，而从无数龙蛋里出来的小龙却乘风而去，作者预言了法西斯的孽种不是容易消灭的。

这套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连环漫画，在展出当时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因为作者用他独特的绘画语言，道出了人民当时的愤怒情绪。绚丽多变

的色彩，装饰性极浓的线条和构图，又令观众获得了高度的美的享受，这一切，读者可从画幅里直接感受得到，我就不多说。

张光宇同志（1900—1964）是江苏省无锡市人。幼时被家里送到上海去学生意，但他对读书、绘画更感兴趣。十五岁时，他进一个剧院后台做画布景的学徒，从此以画为生。三十年代前后，他画过广告。以后，他除了画讽刺、抒情漫画及插图装饰画外，还主持过几个画报和漫画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今天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著名漫画家，那时大都是在张光宇主办的刊物上开始他们的创作生活的。他一直被尊为漫画界的老大哥，是很有威望的代表人物。

解放后，张光宇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工作；设计了许多电影、戏剧的服饰场景；还画了很多书籍插图。

张光宇的画，有着显著的独特风格。他虽没有受过专门美术院校的训练，但在艺术领域里，他涉猎的方面是既广且深的：从我国古代殷周的玉石、铜器线雕到民间的工艺、玩具；从明清的木刻版画线条到京剧的色彩图案；从欧洲的印象派、毕加索到美洲的里维拉、珂佛罗皮斯……都能使他发生浓厚的兴趣，经过研究和消化，转化成为他自己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读者从《西游漫记》里，就看得出他的艺术手段是那样丰富和变化无穷，同时还都强烈地体现着他特有的风格。张光宇同志的艺术成就，是他一贯地勤奋学习、广收博览与认真实践的结果。

1983年1月

## 自序

“西游漫记”是我在1945年秋画成的一部彩色神话连续漫画，内容主要是讽刺当时重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全部作品共六十幅，每幅均附文字说明。就在那年冬天开始，以展览的方式展出 于重庆，隔年春又展出 于成都，与群众公开见面后，很受欢迎。

“西游漫记”创作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时代从动荡中起了重大变化，我在编绘故事时，不免随着时事的影响致情节有所转移。所以前面着重描写抗战后期以重庆为中心大后方的社会面貌，还暴露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特务横行、知识分子遭受压迫等之外，在后面还揭露了敌伪和反动政权互相勾结等怪现象，以及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醉生梦死等也得到反映。

我创作“西游漫记”的动机，不是偶然的，因为抗战后期的重庆，讽刺漫画的发表以及出版受到压制，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为了逃避特务的注意力，只有采取展览的方式，尚不失为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当时聚集在重庆的漫画家就曾尝试举行过一次“漫画联展”得到非常成功，接着再以化整为零的个人展览的方式来代替，也得到成功，“西游漫记”便是其中之一。

“西游漫记”仍采取旧“西游记”的体裁，其故事结构及其神话中的主要人物，也借用了旧“西游记”原班人马再使他们往西天去走一遭，去取的是“民主真经”，同样地经过降魔伏妖，战斗厮杀，这当然是这部小说之有变化性、生动活泼和幽默讽刺兼备的根源，而且是借荒唐来说正经话的。本来象孙悟空这样一个人物，在群众心里是长期崇拜他的，你看他花果山称圣，是何等具有革命精神，对玉皇大帝仅仅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的故事，也是人人皆知的，玉帝所统治的天宫，也充满了贿赂与贪污等恶劣透顶的政风，难怪孙行者要大闹天宫，这实在是一种英雄行为。书中又暗示唐三藏所遇的妖魔鬼怪，没有一个不是玉皇大帝的皇亲国戚，或者海龙王的女婿，从天上做了坏事，再下降凡世来作恶等等。等到孙行者用尽心力降伏了妖怪，却终有天上的神仙出来说情帮忙，总是说此妖来头大，脚路粗，金箍棒不可造次，放回到天庭，仍让玉帝来保佑吧！这哪里象神呢？岂不是当时重庆反动的国民党政权的写照吗。我把旧“西游记”的人物性格完全保持下来，也把旧“西游记”的叙事章回体也搬用了，这是群众熟悉的、习惯而容易接受的，借来叙述新内容时，一点也感觉不到有所困难，反而觉得很自然。

“西游漫记”的六十幅画，原定是第一集的十回，每回是六幅画，从这些回目顺着次序去看，唐三藏去取经途上所遇见的几个国家，以及几个国王，其实就是一个反动政权的化身。为容易说明经济崩溃，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纸币国”，为了说明特务横行，于是就

产生了一个“埃秦国”，为了说明抗战大后方醉生梦死的腐朽糜烂生活，于是就产生了“梦得快乐市”。唐三藏等所追求的是“民主”，所遭遇的却是“法西斯”。诸如此类的，其实正不一定顺着次序去寻找。曾经有人评过旧“西游记”的故事，写法似一串腊肠式衔接着的，剪去一段，或增添一段，都不失其为仍是一串腊肠。“西游漫记”也不例外，仍根据这种分段式来发展新的内容的。这十回最后的结局，孙行者挥舞起金箍棒，把那条三头孽龙打死了，把剩下的龙蛋打破了，但无数的小龙却乘风而去，这段影射法西斯的孽种又重新在世界的一个阴暗角落早已投成凡胎了。这个预言，却不幸言中。事隔十余年后，请看看西方，还是这样的阴霾重重，孽种们也正在张牙舞爪蠢蠢欲动呢！

此外“西游漫记”画得这样花花绿绿，装饰极为浓重，又类似动画片的场面，这些都是作者故意或者可以说无意中弄成这样，是不是因为用了这样的画法，为对神话一类的东西能起一点烘云托月的作用，但是漫画艺术也并不限止适度的装饰性与夸张性，只要是削弱漫画本身的意义和它的讽刺效果。

再“西游漫记”历次的展出，在会场上的观众见，多纷纷要求将它印成画册。这个愿望一直延搁十余年，今天才能得到实现，这真是如愿以偿了，我应当和我亲爱的读者们共同为此事而高兴！

张光宇  
1958年1月

# 西遊漫記回目

第一回	显神通老者赠灵球
	索天书国王发奇想
第二回	唐三藏再上取经途
	朱八戒巧遇摇钱树
第三回	百鸟亭中舞纸币
	金銮殿上吐黄金
第四回	埃及国毛尖鹰逞雄
	正义弹孙悟空伏妖
第五回	阿房行宫迷八戒
	梦得快乐困悟空
第六回	南极仙翁妙舞翩翩
	铁扇公主柔情款款
第七回	真悟空怒打假悟空
	旧猴国顿改新猴国
第八回	轻汽球上炸弹轰烈
	受降台前圣旨含糊
第九回	黑市场黑市得利
	混水潭混水摸鱼
第十回	猜谜语孽龙作怪
	走妖魔大圣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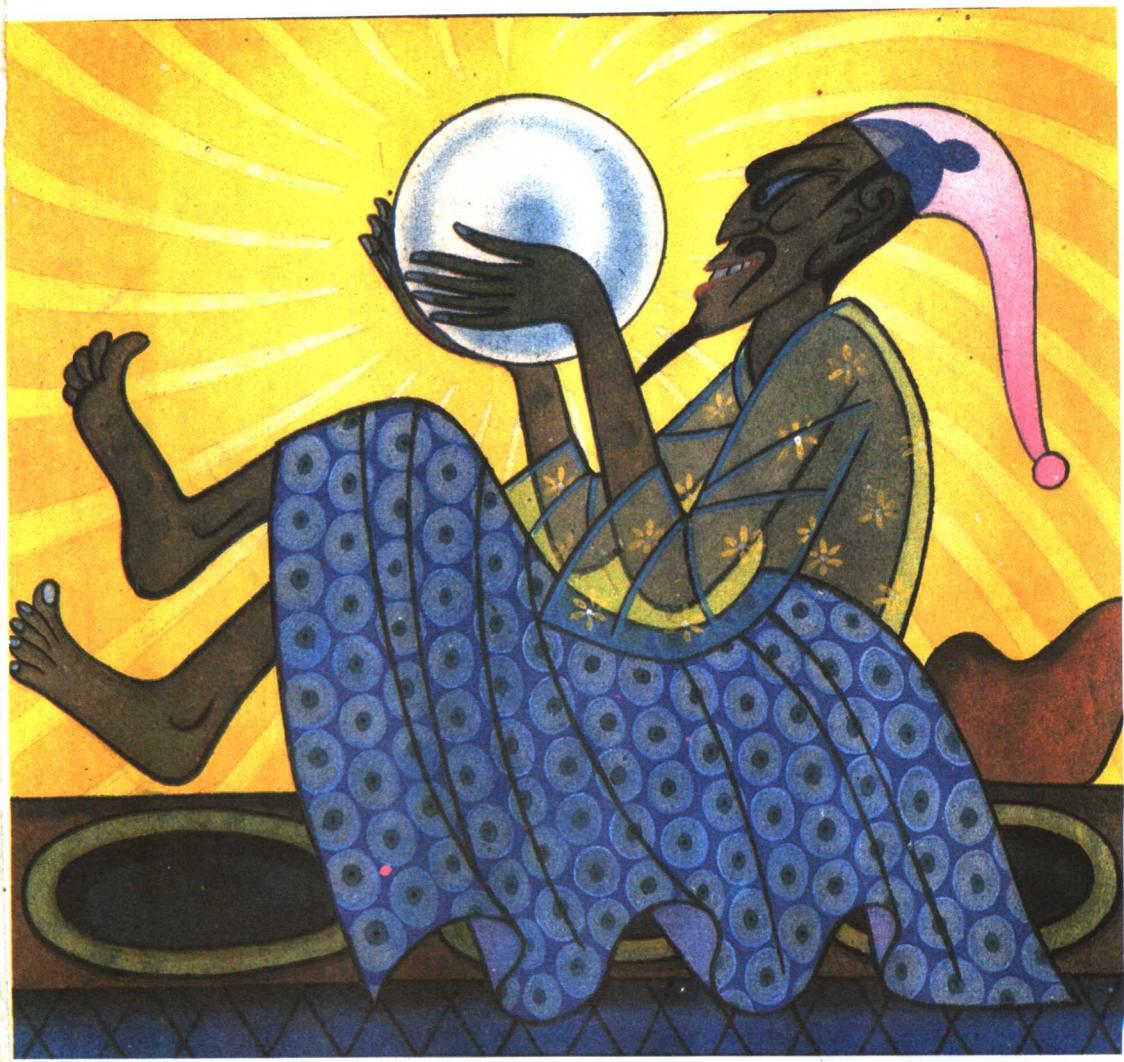


话说古时有个国王，掌理朝政，精明能干；有一夜梦见历史老人手拿一个圆球，一手执着一册天书扬言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这小小王国，算得了什么？我把这球赠汝，将去仔细观看，里面自有千变万化！”言罢把球郑重递与国王，国王接过来待又问：“你这本天书也能送给我吗？”老人道：“慢来！慢来！”说罢便不见了形迹。





国王从梦中惊醒，那个圆球果然还在手中，仔细一看，原来是个浑圆水晶球，上面没有什么东西可看，只见球的中心透亮发光，渐渐的显出花样来了。





原来是一幅《山海舆地图》，连自己的王国也发  
现在一个角落里。





再一转过来，自己的宫室朝廷以及文武百官等也都在球里显出来了，国王好不喜欢。不过他仔细一想这个球能看见自己朝廷不是会生出许多麻烦吗？他有点不欢喜，想把它摔在地上毁了，忽然一道祥光，从殿角显出了历史老人。